



云殇倾城

晓月〇著

一个暖，一个冷，一个艳，
三王争天下，自是天纵英才霸气！
一次暖，一次伤，一次恨，
情不知所起，却又为何一往而深？

漓江出版社

01303559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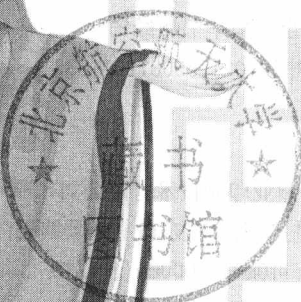
I247.57

2466

V1

上 云殇倾城

晓月◎著



I247.57

2466

V1



北航

C1643102

漓江出版社

桂林

1000000000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云殇倾城 / 晓月著.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13.4

ISBN 978-7-5407-6418-0

I. ①云… II. ①晓…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52579号

出版人: 郑纳新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22号 邮政编码: 541002

网址: <http://www.lijiangbook.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55087201-833

北京正合鼎业印刷技术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太福庄东口 邮政编码: 102627)

开本: 710mm×1000mm 1/16

印张: 30 字数: 490千字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定价: 49.80元 (全二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承印单位联系调换。

(电话: 010-61256141)



目录

Contents



01

梅花引	001
第一章 今我不似我	005
第二章 爱恨长相织	017
第三章 还好她不是	029
第四章 来去不由己	039
第五章 离别又交错	051
第六章 怎对眼前人	063
第七章 伤心开心地	073
第八章 变在七夕夜	085



第九章 莲妃新奴婢.....	100
第十章 太子新学生.....	112
第十一章 遇险涿州路.....	124
第十二章 盼来天下乱.....	138
第十三章 螳螂在蝉后.....	150
第十四章 博弈分胜负.....	162
第十五章 请你放开她.....	174
第十六章 雀在螳螂后.....	187
第十七章 世事一场梦.....	198
第十八章 只能留一个.....	212
第十九章 情不知所起.....	227
第二十章 情不知已殇.....	236



第二十一章 药到人不見.....	253
第二十二章 梦归飞霞山.....	266
第二十三章 情归姻缘冢.....	278
第二十四章 内外两重天.....	291
第二十五章 云开明月现.....	304
第二十六章 凤女关天下.....	316
第二十七章 选择不放手.....	331
第二十八章 千年灵物现.....	339
第二十九章 江山与美人.....	350
第三十章 弩满不堪张.....	360
第三十一章 爱恨岂无缘.....	370
第三十二章 挥剑碎前尘.....	380
第三十三章 皆换枕边人.....	392

第三十四章 不得不别离.....	403
第三十五章 错过十日约.....	415
第三十六章 洛都逢逆产.....	426
第三十七章 出宫又入宫.....	436
第三十八章 我送你回去.....	447
第三十九章 雅园断情殇.....	457
第四十章 一注亦情深.....	466



梅花引



001

梅
花
引

“姑娘，该喝药了。”宫女青儿在一旁轻声催促着。

水蓝色的轻纱内，芊云静静地躺在床上，头一偏，目光落在枕畔的书笺上，入眼的正是几日前翻看的那一首《梅花引》，原来她已经昏迷这么久了。

这首梅花引，不用看早已烂熟于心。

白鸥问我泊孤舟，是身留，是心留？心若留时，何事锁眉头？风拍小帘灯晕舞，对闲影，冷清清，忆旧游。

旧游旧游今在不？花外楼，柳下舟。梦也梦也，梦不到，寒水空流。漠漠黄云，湿透木棉裘。都道无人愁似我，今夜雪，有梅花，似我愁。

一字一句敲在心上。身上的伤还在隐隐作痛，可却远不及心中的痛来得猛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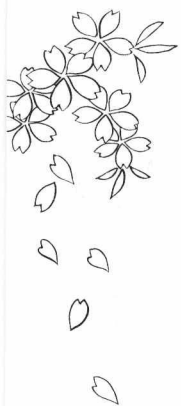
青儿说，从御花园的那一幕之后，她昏迷的这几日，太子竟一次也未曾来过。原来他竟是不信她的？他也觉得是她把那位宰相的千金推入水中的吗？

那日，皇后娘娘挥手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她委屈地四处寻找他的影子。幻想着，他能立刻出现在她的眼前。可就在那时，一抹水蓝色的衣袍，从眼前晃过，心头狂喜。谁知才一眨眼的工夫，太子便飞至湖边，没有一丝犹豫“扑通”一声跳进了水里。随后，见他将那位宰相的千金抱上岸来。

她想喊他，可是所有的话语，都因他眼中痛惜无措的神情全部哽在了喉中。

只能看着他，怒不可遏地斥责着身旁的宫人。

又看着他怀中的女子，双臂搂上他的脖子，嚤嚤地哭泣。



最后再看着他，紧紧地抱着那个女子，飞也似的向他的寝宫奔去。

从始至终，他竟没有回头看她一眼。

芊云长长地出了口气，心里憋屈得难受。暗自对自己说：是时候该离开这里了。

他曾经说过，有他的地方就是她的家。她信了，所以跟着他来到了这里。

可是青儿说，太子将来是要当皇帝的，整个后宫会住进很多很多女人，后宫便是皇帝与这些女子的家。从那一刻开始，芊云开始怀念自己与姑姑一直住着的那间小茅屋。

琼瑶仙境似的皇宫大内，终究不是她的家。

芊云略一侧目，透过纱幔望向窗外。此时，院内的梅花开得正盛。月影之下，玉树琼花，暗香浮动，隐隐约有鼓乐声传来。

“青儿，外面好像很热闹，今天东宫之中有什么好玩的事情吗？”

宫女青儿将药碗放在床边的木桌上，轻轻地将纱幔拢起，正巧不偏不倚对上芊云清澈如水的眸光。连忙低头避开，一失神手上的指甲折断了，而心也随着狠狠地痛了一下。

床上的芊云霞飞双颊，红润的色泽映在白玉肌肤上，宛如白玉珍珠伴着艳艳珊瑚，倾国倾城的容颜，平添几分少见的丽色。

青儿低低地叹息着，嘴上却不露声色地答道：“哪里有什么声音，奴婢怎么没有听见？姑娘躺着这几日，想是闷坏了，等您的烧退了，到时，青儿陪着姑娘到处逛逛，好好散散心。”

芊云撇撇嘴，可嘴上却笑着说：“呵呵，你就直接说我烧糊涂了不就得了。”

青儿心里正酸楚得难受，看着床上的芊云几乎要落下泪来，可被她这样一说，反而破涕为笑：“才刚好些，姑娘又来打趣奴婢。时辰还早，喝了药姑娘再睡一会吧。”

芊云闭上眼睛，回想着自己第一次与他相遇时的情形。

姑姑去世后，自己一个人独居在村中的茅屋里。一年前的一个夜晚，天降大雨，有人叩响了屋门。她跑去开门，他便一身是血地倒在了自己的怀中。一日一夜替他止血疗伤，最后累得趴在床沿上睡着了。等醒来的时候，却正好看见他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



想到这里，芊云的嘴角不自觉地浮上了一丝笑意。

那日，她扬起一张小脸，一副没见过世面的样子大叫道：“你莫不是太子吗？”

他听完这句话，脸上立刻变了颜色，一只手一下子握住腰间的短剑。

可她仍旧是上上下下打量他，笑着说道：“村中教书的老爷爷说，这天下的女子，云儿是他见过最漂亮的一个，可若说天下间最英俊的男子，那便是当朝的太子殿下了。”

她学着老夫子的样子，伸出拇指称赞道：“太子文治武功，古今看绝，实乃是天朝第一人。”然后又眨着俏皮的大眼睛问道：“你长得这般好看，莫非是太子殿下吗？”

他被她的话逗得啼笑皆非。伸手捏了捏她的发髻：“你的家里只有你一个人？”

她诚实地点点头。

那时，他说：“从今以后，有我的地方就是你的家。”

但是现在，这里已经不再是她的家。

芊云挣扎着坐起身来：“青儿，你去把太子请来，我有话想和他说。”是啊，就算走，有些话也还是要讲清楚才好。

“姑娘……”青儿的表情立刻慌乱起来，怯懦地回答，“姑娘，太子此刻恐怕是不会来的。”

芊云让青儿扶着自己趴在床上，那日被皇后娘娘打得皮开肉绽。此刻翻一下身，竟也是如此地困难。她摊开纸笔，艰难地写下自己心中所想。等纸上的墨迹干透了，芊云小心翼翼地折好，递到青儿手中，笑道：“你把这个给太子送过去，他定会来的。”

信，已经亲手交到了太子的手中，就像青儿心中所料的那样，太子没有随着自己一同来到梅园。实际上，太子殿下今日还能亲自接见自己，就已经很让青儿感到意外了。

梅园是东宫之中最偏僻的一角。整个东宫，除了梅园之外，此刻处处披红挂彩，一排喜气之色。今天是当今太子殿下与宰相千金的大婚之日。整个皇宫大内，烟花缭绕，让人目不暇接。



走着走着，青儿忽然停住了脚步，怔怔地望着前面。心中诧异道：“梅园之内，怎么也会燃起了烟花呢？”

快跑两步，行至梅园之外，看清了梅园内的情形，她突然哭喊起来：“快，快，快来人救火呀……”

原来她面前的并不是绚丽的烟花，而是一片汪洋的火海。

“姑娘……”青儿一声惨叫，向里面的火海奔去。

数月后，淮南周府，清晨。

从窗棂透过的一缕阳光打在云容白瓷般清丽的面容上，她雪白的肌肤看起来好像半透明一般，乌黑的长发丝缎一样铺在枕边，秀眉紧蹙，睡得十分不安稳。

很久了，久到自从她有记忆开始，几乎每晚都会做同样一个梦。在梦中，她看见自己被困在熊熊大火之中，无数条金色的火龙向她袭来，她奋力地想冲出去，可是升腾而起的烈焰很快就点燃了她的衣裙。肌肤被火舌啃噬，锥心刺骨。

她咬牙向外冲去。“轰”的一声，一根横梁从天而降，挡在了她的面前，断绝了她最后的求生希望。她的喉咙发不出一丝声音，感觉一阵阵窒息，她的身体就像是一片枯叶，在四周蒸腾而起的烈焰中翩然坠落。她不顾一切地大声呼救，滚滚的浓烟侵入她的口鼻，最后，呼唤的声音变成了了哀哀的呻吟。她在反复叫着一个人的名字，等着这个人来救她。

可是，无论是梦中的她，还是清醒时的她，千千万万次想记起这个名字，绞尽脑汁，在自己所有的记忆里搜索，除了一阵阵几乎眩晕的头痛外，毫无所获。



第一章 今我不似我

全部的记忆，仅仅是从几个月前来到周府开始的。几个月前，周府的管家用一顶轿子把她接到了这里，才知道自己是周慈恩流落在外十五年的私生女周云容，而母亲已经病死在城外的茅屋之中。

是因为悲伤过度吗？之前的事情，她完全记不起来了。她的记忆里只有那一团火。

她恍惚又是在做噩梦了，可是无论如何就是睁不开眼睛，滚烫的火焰肆无忌惮地侵蚀着她的肌肤，胸中窒息的感觉越来越清晰……那仿佛真的不是梦。

突然，由远及近传来一阵阵笛声，声音清透脆亮、宛转低回，如抛至九天之上的丝弦，一波一波向火舌袭来，笛声所经之处仿佛是天降之甘露，烈焰一点一滴随之熄灭。最后，只余下阵阵仙音在空气中缭绕着，久久不散。

云容轻轻地睁开眼睛，深深地呼了口气，她从这个令她窒息的梦境中回到了现实。

悠扬的笛声依然自窗外流了进来。她坐起身，站了起来，光着小脚踩在光滑而冰凉的地面上，脚下传来沁凉的丝丝寒意。来到窗前将窗子一下子推开，把阳光放进来，那笛声和着阵阵清新的空气迎面而来，他霎时感到全身的毛孔都舒畅地张开。

前方是一片竹林。鲜亮的清幽绿意，更有一分别样的雅意深致。透过竹枝之间的缝隙，白墙黛瓦影影绰绰。前方那是周府的禁地——雅园，笛声便是从那个方向传来的。

沁芳斋与雅园隔着一片竹林遥遥相望，方圆之内被院墙围起，形成一方独立的天地。平日里周老爷不让云容擅自踏出一步，更不许旁人进入。除了伺候云容饮食起居的哑女燕儿，云容根本不曾见过任何一个人。

是谁在吹笛，而那笛声竟然又是如此神奇？来不及多想，云容推开门，飞



快地向方才箫声传来的方向跑去。生怕晚一刻，那箫声就会消失不见。

对面的竹林，是平日里云容最喜欢的地方。绿意之中枝叶扶疏，遮光蔽日，将人身上的残余的暑气消蚀殆尽。幽静怡然的气息，更使一切烦恼，暂时被抛却在脑后，好像置身于世外桃源一般。

一口气跑到竹林的尽头，眼前白墙黛瓦，桐竹扶疏。虚掩的朱门之上，“雅园”两个字赫然醒目地映入了眼帘。这便是周府的禁地。

门内的笛声越发清晰，云容什么也顾不得了，推门而入。

园内，也是绿竹成林，一块巨石上面坐着一位白衣少年，他手持一管玉笛，正在全神贯注地吹奏。云容一动也不敢动，生怕稍有不慎就会破坏了眼前的美景。

这天下间，居然有生得如此美好的人？

他看起来只有十八九岁的模样，容颜俊秀，带着一丝无邪的纯真，可是他的眼神却那么地高雅，恍若山巅不可攀附的冰雪，让旁人看了，都不由自主地自惭形秽。宽大的雪白衣袖轻柔地垂着，随着风吹而轻摆，仿若云一般轻缓，月一样柔和。

不知过了多久，笛声悠扬飞入云端，在空中回旋，最后戛然而止。云容几乎是下意识的拍手称赞起来：“真好听！”少年一愣，将目光停留在不远处这个小女子的身上。

眼前的女孩子穿着件月白色的衣衫，下面系着水蓝色的裙子，一双晶莹白皙的小脚未着丝履，踩在草地上。长发未绾，散落风中。

她的容貌不算出众，但眼睛生得很美，只是此刻的眸色却略显迷糊，仿佛是初醒时的样子。整个人看上去，虽然清丽，但也狼狈至极。

少年嘴角漾出笑意，饶有兴趣地看着她。从来女子的莲足不可示人，女子的长发更不可在人前散落。这样大胆的女子，他还真是从未见过。将手中的玉笛收好，他站起来，几步走到云容的近前俯下头：“你是谁？”

云容不自觉地后退几步，这才想到这里是禁地，口气登时有些不稳：“周慈恩是我的父亲。”

“哦？周慈恩没告诉你，私闯雅园的后果吗？”他柔和散淡的神色，在笑容之下却显出微微的犀利，眉目隐约之间有一种凛然的威势。

“我……我是循着笛声来的，这个地方你都不怕，我怕什么？”



他笑意更深：“我叫白曦宸……我从来不知道周府竟然还有你这样一位小姐？”

联想到自己的身世，云容顿时有些难堪，面上一红，最后还是决定直言相告：“我叫云容，我也是最近才知道自己的身份，之前我和母亲一直住在乡下……”

这些都是她醒来后，别人转述给她的。她对自己的过去一无所知。

周老爷把她安置在离雅园最近的沁芳斋后，几乎就不闻不问了，只为她安排了一个十三岁的哑女燕儿贴身伺候。

白曦宸看着云容，他清澈却放肆的目光令云容的脸微微一热。被这样的目光盯着看难免心慌起来，手脚姿态都变得有些僵硬。她微微垂下头，一双小手摆弄着腰间垂着的丝带。

他嘴角浮上一抹不易察觉的苦涩。

沉默中，云容也缓缓地抬起头，看着眼前的少年，只见他神情专注地思索着。他原就生得风度翩翩，这般神情更显动人，漆黑温润的眼眸好像夜空泛起星辰的波澜，安宁、深邃、美丽。

“你走吧，下次再也不要到这里来。”

白曦宸还是第一次对私闯雅园的人手下留情。之前周家的二小姐私闯这里，被周慈恩罚跪在佛堂整整一天一夜他才罢休。

而今天，对这个小女子，他竟然不愿深究了。也许是因为怜惜她的身世，抑或是因为过了今夜，这里就不再是什么禁地了。

眼见着白曦宸已经走进了前方的阁楼内，云容才回过神来，心情有些莫名的失落，无奈地转过身向园外走去。

刚走出雅园的大门，一抬眼，便看见几个侍女围着一个女子，站在竹林外，当中的那个人云容认得，她是周家的二小姐周云嫣。她冷笑着看着云容，目光中写满了妒意：

“来呀，把这个私闯禁地的野丫头，给我带到夫人那去。”

云容跪在周府正堂之外的青砖上已经有两个时辰了。望着头上的艳阳，整个人不由得一阵眩晕。她孤零零地看着周围诸多忙忙碌碌的身影，仿佛都是另一个世界发生的事情。那个世界她挤不进去，而她的世界也无人愿意闯进来。

厅堂之内传来阵阵饭香，引得她的肚子也跟着叫了起来。本能地顺着饭香



寻去，可一抬头，就看到一个袅袅的身影正朝着自己走来，米色抹胸外罩浅红纱衣，裙边袖口用更深的丝线绣上了繁花朵朵，风一吹，纱衣扬起，翩若惊鸿。

周云嫣走到了云容的身前。她将自己的脚狠狠地踩上跪在地上的那片小小的身影。今日她听到了笛声，知道白曦宸就在里面，而让她没有想到的是，白曦宸就这样让云容从雅园内走了出来。

她只见过白曦宸数面，可是他的样子早就已经在她的心中落地生根。那日她背着父亲，仔细打扮了几个时辰去雅园找白曦宸，他竟二话不说，毫不怜惜地将她扔到了父亲的眼前，让父亲按照约定结束自己的性命。父亲苦苦哀求，若不是自己跪在佛堂一天一夜滴水未进晕厥过去，恐怕那白曦宸还不肯善罢甘休。而今日，他居然对这个野丫头如此地宽容。

她咬牙切齿，故意将嗓音提高：“不要以为进了周府，就真的是这里的三小姐。你娘不过是我周家佃户的女儿，我家最下等的奴仆，也要比她高贵几分。”

云容抬起头，对上她饱含怒火的双眸，一股抑制不住的愤恨之情就要破胸而出。

这里的人，大概也都和周云嫣的想法一样吧。

今天有人带头把这些话说出来正好。若是可以，她绝不愿意留在周府里，更不稀罕做什么周府的三小姐。

云容想到做到，自己用手撑了一下地，便要站起来。可是因为跪的时间太久，膝盖吃痛，身形也跟着晃了几晃。

周云嫣冷笑道：“果然是没有规矩的野丫头。”

云容才要讲话，便感觉自己的后颈被重物狠狠地击中，一瞬间便失去了知觉。

等到云容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自己依旧跪卧在周府正厅前的青砖地面之上。

此时，雷电交加，她浑身的衣服都已经被雨水淋湿，可是眼前的情形却有些不对劲儿。正厅之上的灯笼并未点亮，在风雨之中摇摇欲坠。地上原本摆着的盆栽，也被踢翻散落在大雨之中。

“怎么，周家的人都跑光了吗？继续搜，搜不到，一炷香杀一个奴才。”

云容下意识地缩到角落里，双手抱住膝盖，将自己隐藏起来。四处不仅不



见灯光，风雨中更传来一股令人作呕的血腥味。听那人说话的口气，好像是他们因为没有找到周家的人而恼羞成怒，要杀人泄愤。

从院外来一阵凄厉的惨叫，随后便有嘈杂的哭泣声，在雨夜中此起彼伏。

天空中一道惊雷炸响，雷电下将云容的小脸映得更加惨白。而她躲藏在暗处的身形也因这一道亮闪之光而无处遁藏。小小的身影，随即暴露在刚才发号施令的男人眼中。

男人走近几步，俯下身，目不转睛地盯着云容，那目光仿佛要看进她的灵魂最深处。

“你是谁？”他的声音很年轻，若是仔细去听，这三字竟有着不为人轻易察觉到的颤抖。

云容抬起一张小脸，回望着他。面前的男人离她很近很近，甚至能感觉到他略微有些急促的呼吸轻轻地打在她的脸上，让那早已冰寒透骨的身心又感觉到了一丝热度。他的目光是那样深邃，仿佛要在自己的脸上极力寻找些什么，可是一张银色的面具，将他所有的表情连同容貌都一并隐藏起来。云容只能从目光中去探究他。

身后，一声又一声的惨叫响起，猩红的鲜血顺着雨水在青石板上慢慢地流淌过来，一直蔓延到云容的脚下。那一声声的惨叫，像利剑扎进她的心里。

“若是再找不到周家的人，你们每一个都要死。”外面的人在大吼。

这么说，无论如何她今晚也是在劫难逃了。云容想到这里，鼓足勇气冲着眼前的这个人断断续续地说道：“我……是周……家的……人。”

那个男子眼中划过一丝伤痛，然后直起身来冲身后一摆手，便有人将一盏琉璃灯递到了他的手中。他长臂一挥，灯火便移至云容的面前。

她也借着灯光再一次打量他。他高大的身形，屹立在风雨之中更显刚毅。灯火之下，令他整个人都折射出耀眼的光芒。许久，方听他轻轻的自语道：“好一双相似的眼睛。”

他是谁？他为什么说这句话？

云容被几个人架到了院外。这里密密麻麻地跪满了人，宛若一个个待宰的羊羔。更有许多具无头的尸首倒在雨中，触目惊心。

这些人在看到云容出现的那一刻起，所有人的脸上都换上了一副不可置信的表情。



一个手持钢刀的男子，走到云容面前，厉声道：“你何人？”

看了看他钢刀上还残留的血迹，云容强忍住心头的恐慌，哑涩道：“我是周恩慈的女儿，有什么事情问我好了，不要为难这些下人。”

原本在雨夜之中此起彼伏的哭泣声戛然停止。黑压压跪在地上的男女老少，都同时抬起了头，看着前方的这个小女子。

她穿着一件水蓝色的长裙，如墨般的长发紧贴在脸颊上，苍白而清秀的小脸上布满了雨水。她竟是如此地柔弱，甚至说话的时候，整个人还在颤抖。明明在害怕，可她为什么还要承认自己的身份？要知道，此时周府之中，根本没有几个人认识她。

她的眼睛清澈见底却又璀璨夺目，折射出的光芒仿佛让跪着的每一个人重获了生命的希望。

“你是周慈恩的女儿？”手持钢刀的壮汉恶狠狠地问道。

“是。”

“周慈恩去哪了？”

云容盯着自己的脚尖，然后猛地抬起头，眯起眼睛，“我虽然不知道我爹他们去哪了，但是我知道我爹一定会回来救我的，到时定会要了你们这群人的狗命。”

话未说完，持刀的壮汉狠狠地给了她一巴掌，云容整个人倒在了雨水之中，嘴角溢出鲜红的血迹。壮汉不依不饶，又走近了云容，才举起手来，便听身后有人喊道：“住手。”

那壮汉闻声，躬身退到了一侧。

云容顺着喊声望去，原来说话的，是方才那位带着银色面具的男子。

男子冷眼看着她，她的眼睛像极了一个人，连声音也如此相似，但仔细地看，却分明是陌生的容貌……他重重地叹了口气，将手背到身后，忍不住再次将目光移到了她的身上。她被打得不轻，一只小手捂着自己的脸，痛得眉头紧紧拧在一处。

男子的心似乎抽动了一下，双脚被一种不知名的东西牵引着，不由自主地走到了她的身前，躬下身想要去扶她。可他的手还停在半空之中，云容便已经从地上站起身来，对他避如蛇蝎：“你别过来……”

那男人心里一动，她跟以前那个人，竟是连性情也一样！